





通典卷第十一

食貨十一

鬻爵
雜稅

權酷
平準

竿緝
均輸附

鬻爵

漢孝文時晁錯說上曰欲人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人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人有爵農人有錢粟有所洩洩散也夫能入粟以受

爵皆有餘以供上用則貧人之賦可損所謂以有餘補不足

令出而人利者也順於人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

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人之

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

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

從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為

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為

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

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洩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人入粟

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

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

裁其價以招人裁謂減省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孝武

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

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馬為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

人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官名曰武功爵茂陵書中有武

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

七五級曰官首六級曰乘鐸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

曰執戎十級曰政侯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

軍功也顏師古云此下云級十七萬凡直四十餘萬金所引茂陵書止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

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之不盡乎

萬金請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

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

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

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

第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太等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

道雜而多端然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

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

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
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所患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鷄走狗弋獵
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弘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
得補郎○後漢孝安永初三年天下水旱用度不足三公奏
請令吏人入穀得關內侯靈帝懸鴻都之榜開賣官之路公
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其子鈞
曰大人不當為三公論者嫌其銅臭則刺史二千石遷除皆
責助理官室錢大都至二三千萬錢不畢至自殺羊續為太
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

其所往輒迎致禮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上舉緼袍
以示之○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主
也對曰桓靈之主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已為理南平
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
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後魏明帝孝
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
碩賞散候六千碩散伯四千碩散子三千碩散男職人輸七
百碩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碩聽依第出身千碩
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碩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
差○大唐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

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
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
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廻授餘人并情
願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廻授及不願還俗者在
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
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
之後亦任廻與近親又在勅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
受業粗通帖策脩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
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
若粗識文字者在元勅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

千應授職事官并勲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
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
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
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勅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
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
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
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侮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權酤漢 陳 隋 大唐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權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權謂禁人者獨取利顏師古曰權者步渡橋爾雅謂之石杠今之畧約是也禁閉其事總入官而下無由以得若渡水之權約音酌

孝昭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賣酒斗四錢孝元時賈捐之上書曰昔孝文時天下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今天下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而人困矣王莽時羲和魯康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幹謂主領之音管唯酒酤獨未幹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願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曰亡酒酤我酤買也言王於族人恩厚要在燕飲無酒則買百飲之也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二者非相反也夫詩據承平之代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旨美也御進也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人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無以行禮相養放而無限

則費財傷人請法古今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率開

一壚以賣壚賣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壚故取其名也月餼五十釀為準一釀

用粗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麴

三斛并計其價而參分之參以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

本價計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載灰炭載等

載才給公器薪樵之費而人愈怨○陳文帝天嘉中虞荔等

以國用不足奏請榷酤從之○隋文帝開皇三年罷酒坊與

百姓共之○大唐廣德二年十二月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

戶隨月納稅除此外不問官私一切禁斷大曆六年二月量

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布絹進奉建中三年制禁人酤酒官

司置店自酤收利以助軍費

竿緡漢 晉 宋 齊 梁 陳

漢孝武元狩四年自作皮幣鑄白金後商賈以幣之變多積

貨逐利於是公卿言商賈滋眾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官異

特竿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竿如故詩云維絲伊

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諸賈人未作買賣居邑貯積諸物實賤與

名簿送之於官率緡錢二千而算一率計有二千錢者則出一竿也諸作有

租及鑄以手力所賣也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

士輶車一竿北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商賈人

輶車二算商賈人有輶車又使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

占不悉戍邊入緡錢悉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有不輸稅者令人得

告以半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上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

於是楊可告緡徧天下揚可人姓名按義縱傳云時楊可方

可使者楊可據令而發勅之故天下皆被告也商賈居積及

工巧之家非桑農所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

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憲司理之獄少反者理匿緡獄少有

從輕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分曹言曹輩而出為使也

國緡錢就其所在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抵破

人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產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

用少饒矣初大農管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揚
可告緡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既充滿益廣乃
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
比没入田田之即就也此謂比者没入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禽
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謂新置官員分掌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
四百萬碩及官自糴乃足其後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
入粟甘泉不復告緡晉自過江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
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
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文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
此亦為常以人競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欲為懲勵雖以

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此亦第緡之類

雜稅漢後漢宋齊梁陳後魏北齊後周隋大唐

漢高帝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

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孝武元光六年冬初算商

車始稅商賈船車今出算也大初四年冬行回中徙弘農都尉理武關稅

出入者以給更卒食孝昭元鳳六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

口錢往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之武帝時租及六畜宣帝時耿壽昌奏請增海租三

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宮御史大夫

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

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

萬事盡然宜且如故上不聽王莽令諸取鳥獸魚鼈百蟲於
 出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巫卜
 祝及他方技商販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區謁舍舍客館皆各自占
 所為於其在所知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
 為貢末年盜賊群起匈奴復寇大募天下囚徒人名曰猪突
 豨勇一切稅吏人貲三十而取一○後漢靈帝時南京災中
 常侍張讓趙忠等說帝令歛天下稅田十錢以治宮室蜀李雄薄
 賦其人口出錢四十文巴人謂賦為實因為名馬賓之名舊矣其賦錢四十則始於李雄也○宋元嘉二
 十七年後魏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
 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功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

千萬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皆滿五十萬僧尼滿二
 十萬者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齊武帝時王敬
 則為東揚州刺史在今會稽郡也以會稽邊帶湖海人無士庶皆保
 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課歛為錢以送臺庫帝納之竟陵
 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
 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陀頂反直人自為用若甲分毀
 壞則年一脩改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後今乃通課此直悉以
 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洩散害人損
 政實此為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質賣
 妻子以充此限所逋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逋一

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國愚謂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自東
 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賦曹一人
 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魚薪之類小津者並
 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
 司稅歛既重時甚苦之○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布入者人
 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
 奏請立關市邸店之稅開府鄧長顥贊成之後主大說於是
 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稅僧尼
 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簿歛何足為
 也○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

人一錢○隋文帝登庸又除入市之稅○大唐開元十八年
 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百姓一年稅錢克本依舊令高戶
 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自天寶末年盜賊奔
 突克復之後府庫一
 空又所在屯師用度不足於是遣御史康雲問出江淮陶銳
 往蜀漢豪商富戶皆籍其家資所有財貨畜產或五分納一
 謂之率貸所收巨萬計蓋權時之宜其後諸道節度使觀察
 使多率稅商賈以克軍資雜用或於津濟要路及市肆間交
 易之處計錢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數稅之自是商旅無利
 多失業矣上元中勅江淮堰塘商旅率船過處準斛斗納錢
 謂之埭程大曆初諸州府應稅青苗錢每畝十文充百司工
 力資課三年十月十六日臺司奏緣兵馬未散百司支計不
 給每畝更貞元九年制天下出茶州商人販者十分稅一
 加五分

平準 均輸附 周 漢 後漢

周制司市掌市之理教政刑量度禁令

鄭玄曰量豆區斗以斛之屬度丈尺也

次叙分地而經市次謂吏所治舍思次介次也若以陳肆辦

物而平市陳猶列也肆異則市平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物靡者易

售而無用禁之則市均鄭眾云靡謂侈靡以商賈阜貨而行市通物曰商居賣曰賈阜猶盛也以

量度成賈而徵債徵召債買也物有定以質劑結信而止訟

質劑謂兩書一札而別之若今下手書保以賈人禁偽而除

詐賈人胥師賈師之屬也必以賈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同共

者謂人貨不售則為斂而買大市曰及而市百族為主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及日

雜聚之處言上者謂其多者百族謂百姓也必客來去商賈

家於城市販夫販婦朝資夕賣因其便而分為三時之市所

以了物極眾也凡理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三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

使亡靡者使微利利於人謂物實厚者也害害於人謂物行

微抑其賈以却之也後靡細好使富人好奢微之而凡通貨

賄以璽節出入之璽節印章如今以檢封矣使人執之以通

邦國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泉矣有災害物貴市

乏困也金銅無凶年因凡市偽飾之禁在人者十有二在商

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鄭玄曰王制云用

中度布帛精粗不中數幅之廣狹不中量釜色亂正色五穀

不時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禽獸魚鼈不中殺皆不鬻於市亦

其類也於四十八則未聞焉凡天患禁貴債者使有恒賈恒常也謂若諸

父雨而有疫病者也責賣之因災四時之珍異亦如之廟宗

羊爲大農中丞管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

謂諸當所

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更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徒屬有平準令
元封元年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理軍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也牟取卽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時南越初置郡數及發南方

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帝數行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疋錢金巨萬計皆取足大農諸均輸一歲之中帛得五百萬疋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孝昭卽位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侈本脩則人懿懿則財用足侈則饑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俘乃脩鄣塞節烽燧屯戍

通典卷一百一十一
以備之邊用不足故置均輸蕃貨長財以助邊費今議者欲
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乏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
野之饒而人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有山海之貨而人不
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沙毛羽荆揚之皮革骨象
江南之枹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氈裘兗荆河之漆絲絺紵養
生奉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為舟楫之用
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
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
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蓄仁義以風之勵德行
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

惡用費哉夫道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
則背義而趨利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排困市井
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况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
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
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納其穫工女
効其織今釋其所有責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間
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
陶之縑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行姦賣平農人重苦
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
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豪吏富商

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
 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為利而賈物也大
 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
 償其費故郡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
 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
 賈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
 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
 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
 農用乏商不出則寶貨絕農用乏則穀不殖寶貨絕則財用
 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

財王者塞人財禁關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
 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拯不足戰士或不
 得祿今山東被災賴均輸之蓄倉廩之積戰士以奉饑人以
 振故均輸之蓄非所以賈萬人而專奉兵師之用亦所以振
 困乏而備水旱也古之聖賢理家非一室富國非一道理家
 養生必於農則舜不甄陶而伊尹不為庖故善為國者以末
 易本以虛易實今山澤之材均輸之藏所以御輕重而後諸
 侯也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竹穀纁旄玉石穀纁紵屬可以為布旄屬之屬
 纁音音蓮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枏梓薑桂金錫連音蓮
 未鍊丹沙犀象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

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異珍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之
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
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
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
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人
出之豈非道之符符謂合於道也而自然之驗邪周書曰農不出則
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食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人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
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巧者有餘拙
者不足也越王句踐用范蠡計然計然蠡師文字計然曰知關則修

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
穰水毀木饑火旱旱則資車水則資舟物之禮也六歲一穰
六歲一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
草不闢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物
關市不乏理國之道也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
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
如流水魏文侯時李悝務盡地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
取人取我予夫歲熟取穀與之絲漆繭出取帛絮與之食率
歲倍欲長錢取下穀長碩斗取上種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
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理生產

尚之謀國孫吳之用兵商鞅之行法也自源雍以

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

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都鎬故其人猶有先王之

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及秦文繆居雍陰音却地居隴蜀之關要故曰陰陰為要路

間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徒櫟邑左馮翊北鄰戎翟東通三

晉武昭理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小

人眾故其人益玩巧而事末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也饒卮

薑丹沙石銅鐵印都出銅臨印出鐵竹木之器南御滇粵滿北夷僮西

近印笮右各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

縮轂其口在漢中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

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狄之畜畜牧為天下饒然地

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

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堯都晉陽也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

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民人眾都國諸侯所聚會故

其俗纖儉習事楊平楊楊及平陽在趙之西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石

北石邑縣在常北地邊胡數被寇人矜慎忤慎音與忤音之致反今士名強直為慎中

好氣任俠為姦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

時有奇羨其人羯羠不均羯九竭反羯羠竟兒皆健羊也自全晉之時固已

患其儻匹抄反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趙之風也諺曰

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之一歲中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一生脩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四五十牛千蹄角百六十七頭馬貴而牛賤以此為率千足羊二百五十頭澤中千足瓊水居千石魚陂以魚兩為計山居千章之萩萩木所以為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榮山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汧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

畝畝鍾之田六斛若干畝卮茜音倩其花染千畦薑韭千畦

五畝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

老妻子奩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醪渠畧反徐廣曰食聚飲食飲食被服不

足以自通如此不慙耻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

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令理生不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

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

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凡編戶之人富相什則卑下之伯

則畏憚之千則後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

大都酷一歲千釀醯醬千瓊長頸也漿千甌甌都甘反也屠牛羊彘

千皮糶千鍾薪藁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漢書音義曰洪洞方章材也舊將作

大匠掌材者竹竿萬箇其軛車百乘馬牛牛車千兩木器髹

日章曹掾也者千枚銅器千鈞二十斤為一鈞素木鐵器若扈茜千石

徐廣曰音休漆也石百二十斤馬蹄噉千噉音口牛千足羊彘千隻僮手指千

素木素器僮奴婢古者無空手皆有作務務須筋角丹砂千斤其帛絮

手故曰手指以別為馬牛蹄角也細布千鈞文采千匹答布皮革千石答音土合反漆千斗藁

麩鹽豉千荅或作合器名有饑孫叔放云台魚鮓千斤鮓音台

此反鮓鮑千鈞鮓音在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

千石旃席千具它果菜千種子貸金錢千貫節駟會駟音祖

儉也即節物貴賤也謂除估儉利比於千乘之家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未當賣而賣未可買

而買故得利少而十得三廉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吳

賈貴乃賣賤乃買故十得五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

以為侯邑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未肯與唯無鹽氏出捐

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息什倍

用此富埒關中宿商大賈大底盡諸田田嗇田蘭韋家粟氏

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各有杜也亦巨萬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

有爵邑俸祿弄法犯姦而富也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獲其

贏利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故

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不可勝數夫

織畜筋力理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農拙業也而秦揚以蓋一州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稽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雍一作翁賣醬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伎也理刀劍名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也而濁氏連騎馬醫淺方也而張理擊鍾此皆誠一之所致也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貧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王莽篡位國師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言賣不售者官為收取之易所謂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者也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餘貸禮

泉府之職曰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謂人以祭祀喪紀之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從官貸物者共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於服事之稅而輸息也謂若受園廛之田而貸萬錢者一用樂語五均樂語樂元語河之月出息五百也貸音土得反五均事按其文天子取諸侯之二以立五均則市無二價四時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息恩及小人傳記各有幹馬幹音管也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

齊衆庶抑兼并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邯鄲故趙郡今廣字郡縣臨淄故齊郡今北海郡縣

宛今南陽縣兼雒陽成都所謂五都也市長皆為五均司市東市稱京西市稱

畿雒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

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錫登龜取貝者登進也龜有靈故言登也

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各以其所採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

反諸司市常以四仲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價各自用

為其市平無拘他所眾人買賣五穀布帛絲綿衣物周於人

用而不售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價取之無令折錢

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印物價起也音五岡反則以平價賣與人其價低

賤減平者聽人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積物待貴也人欲

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但空也空賒與

之不取利息祭祀無過旬喪紀無過三月人或乏絕欲貸以理產

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均謂各依先後之次也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雒陽薛子仲張長督臨淄姓偉等姓名也乘傳求利交錯天下

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簿計簿也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知人

苦之復下詔曰夫鹽食殺之將為食殺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

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藏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

仰以給贍仰音牛向反錢布銅冶通行有無備人用也此六者非

編戶齊人所能家作必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富人富

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

犯者罪至死姦吏猾人並侵眾庶各不安坐○後漢章帝時

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趾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瑤收採其利

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租賦并雇運之直官總取而官轉輸於均故曰均輸詔議之尚書

僕射朱暉奏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利吏姦盜誠非明主所當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益奢

通典卷第十一

通典卷第十二

食貨十二

輕重 平糴

常平

義倉

周

戰國

漢

後漢

晉

隋

宋

齊

後魏

北齊

後周

大唐

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

解在錢幣篇

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

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

物有輕重

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米則民輕米所緩則賤所急則貴

人君不理則畜

賈游於市

謂賈人之多蓄積也

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

給足也以十取百

故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

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

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饑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

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

之時官為斂羅民重之時官為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

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六斛四斗為鍾錢貫千室之邑

必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耒耜器

械種饗糧食必取贍焉故大賈富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侮

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

故視國之羨羨餘也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

帛賤則以幣與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

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穀賤以幣與食布帛賤以幣與

衣者與當為易隨其所賤而以幣易取之則輕重貴賤由君

上也周易損卦六五云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沙門

一行注曰十朋者國之守龜象社稷之臣能執承順之道以

奉其君龜之為物則主人之重寶為國之本損而奉上則國

以之存損而益下則人以之存吉於去則調盈虛御輕重中

和之要若伊尹太公管仲之所執夫龜者上達祗神之情下

乃不言而信於人也斯故往者齊桓公問於管子曰自燧人

以來其要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

天下也共工之王帝共工氏繼女媧有天下水處什之七陸處什之三乘

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藏

鋒芒不以示人行機權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沛澤沛大澤也一

之道使人日用而不知日逐禽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

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禺氏西北戎名玉之所出南貴江漢之珠

禽獸之仇以大夫隨之勝猶益也禽獸之仇者使其逐禽獸如從仇讐也以大夫隨之者使其大

夫散邑粟財物隨山澤之人求其禽獸之皮公曰何謂也對令諸侯之子將委質

者諸國君之子若衛公子季友之類皆以雙武之皮雙虎之皮以為裘卿大夫

豹飾卿大夫上大夫也襟也袖謂之飾列大夫豹檐謂之檐音昌詹反大夫

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

亦反刺音七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冕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

以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言堯舜常用此數管子

曰夫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為天下富者能奪抑其利貧者能贍恤其乏乃可為君

國有十年之蓄用之蓄積常餘十年而不足於食皆以其技能藉君之

祿也故人君挾其食據有餘而制不足故人無不繫於上也

食者人之司命言人君唯以食能制其事所以人無不繫於號令且君引鍛鍛籌也丁劣反量用耕

田發草上得其數矣人之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計本量

委委積則是矣然而人有饑餓不食嗣者何也穀有所藏也

國之內耕墾之數君悉知凡人計口受田家族多少然則人足以自給而人乏於食者謂豪富之家收藏其穀故

君不能散積聚均羨也餘不足則君雖強本趨耕本則務農趨讀為促乃

使人下相役耳惡音烏能以為理人君不能散豪富之積均有餘以贍不足雖務農事督促

播植適所以益令豪富驅役細人終不能管子曰利出於一治理所謂須有制度於其間兼輕重之術

孔者凡言利者不必貨利慶賞威刑皆是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誦誦與

屈窮也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求物反其然故塞人之養養利也羊向反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予音與奪之

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人之戴上如日月親君若父母
 凡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以守人不能調通人利不可以
 語制為大理分地若一疆者能守分財若一智者能收智有
 什倍人之功取以十愚有不廢廢猶賞也音庚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
 調也夫人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威罰也法令之
 不行萬人之不理貧富之不齊也且天下者處茲行茲謂塞利途
 若此而天下可一也夫天下者使之不使用之不用故善為
 天下者無日使之使不得無日用之用不得不用使其不知
 其所以然若巨橋之粟貴釋則設重泉成之類是故善為國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輕
 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常以數傾之若服管梁紳之數是也桓公

問曰不藉而贍國為之有道乎管子曰軌守其時有官天財
 何求於人泰春泰夏泰秋泰冬泰猶當也令之所止令之所發令

所止令之所發謂山澤之所禁發也此物之高下之時此人之所以相并兼之

時也君素之為四備以守之泰春人之且所用者泰夏人之
 且所用者泰秋人之且所用者泰冬人之且所用者皆已廩

之矣廩藏也言四時人之所要皆先備之所謂耒耜器械種穰糧食必取贍焉則豪人大賈不得擅其利桓公

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即筐乘馬所謂筐乘馬者筐猶實也筐者以幣為筐而洩重射輕管

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

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

械財物苟合于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矩券常券君實鄉州

藏焉周制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二千五百家為州齊雖霸國尚用周制曰某月日苟從責者

責讀為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筭出於穀軌國之策

貨幣乘馬者也貴價也言應合受公之所給皆與之幣則穀

革之類堪於所用者所在鄉州有其數若今官曹簿帳人有負公家之債若耒耜種糧之類者官司如要其用若皮革之類者則與其准納如要功庸者令就役一日除其簿書耳此

蓋君上一切權之也詳輕重之本旨摧抑富商兼并之家隘塞利門則與奪貧富悉由號令然可易為理也此篇經秦焚

書潛蓄人間自漢興見賈桑耿諸子猶有言其術者其後絕少尋覽無人注解或綿斷簡蠹或傳訛寫謬年代綿遠詳正

莫由今且梗槩相知固難得搜摘其文字凡問古人之書蓋欲發明新意隨時制事其道無窮而况機權之術乎桓公問

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而無稅於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對曰

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武王既勝殷得巨橋粟欲使糴貴巨橋倉在今廣平郡曲

周縣也立重泉之戍戍名也假設戍名欲人憚令曰人自有百

穀之粟者不行穀十二斛也人舉所最粟舉盡也最聚也子外反以避重泉

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

二什倍而市繒帛軍五歲無藉衣於人以巨橋之粟二什倍

而衡黃金衡平也終身無藉於人桓公曰與天子提衡爭秩於

諸侯提持也合眾弱以事一強者謂之衡秩次也為之有道乎管子曰唯藉於號

令為可請以令發師置屯藉農屯戍也發師置戍人有粟者則不行十鍾之家

不行六斛四斗為鍾百鍾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

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困立倫反皆見於上矣君案困窮而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平價取之于皆案困窮而不

得挹損焉挹猶謂滅其數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直猶當也謂使

無券契之責分之日券合之日契責讀曰債使則積藏困窮

之粟皆歸於君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糴賤用

也謂豐稔而足用欲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曰今齊

西之粟釜五鍾為釜百泉則鉅二十也斗二升八合曰鉅齊東之

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

決其藉若此則西出三斗而決其藉東出三釜而決其藉然

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人饑者得食寒者得衣若此

則東西之相被遠近之準平矣君下令稅人三十錢准以五穀令齊西之人納三斗東之

人納三釜以賑西之人則東西似平矣管子智用無窮以區區之餘匡天下本仁祖義成其業霸所行權術因而發非為

常道故別篇云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

偏行而不盡也欲為萬民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

困京者二家大困曰京君請式壁而聘之式用也壁石壁也聘問

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是也賜之以壁仍有問之行今半年萬民舍其業而為困

京以藏菽粟者過半管子謂桓公曰北郭有堀闕得龜者堀穿

也求物及穿地至泉曰闕求曰反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檢猶比也以比龜為

地令過之平盤之中令力呈反過之猶置也君請起十乘之使

百金之提起發也提裝也賜若服中大夫若汝也中大曰東海

之子類於龜東海之子其狀類龜假言此龜東海託舍於若

託舍猶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

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

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

寄居也以終而身而若勞若以百金勞賜之龜為無貲之是

龜至寶而無貸也無貸無價也而藏諸泰臺泰臺高臺也立瑤曰無貲立龜為瑤號曰無貲

還四年伐孤竹還四年後四年丁氏之家粟丁氏齊之富人所謂丁惠也可食三

軍之師行五月食音嗣下以意取行五月經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

貲之瑤吾今將有大事請以瑤為貲音致下同以假子之邑粟

粟也丁氏北鄉再拜革築室賦藉藏龜革更也賦敷也才夜反孤竹藉席也

之役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中當也丁仲反下皆同桓公曰吾

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曰請以令城陰

里城者築城也陰里齊城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襲重也亦欲其事密而人不知又先記築

城因使玉人刻石為璧刻石刻共留石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

者七千珪中四千丁仲反瑗中五百好倍肉日瑗璧之數已具管子

西見天子曰弊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

請以令使天下諸侯不以彤弓石璧者彤弓朱弓也非齊之者猶藏其機

不得入朝天子許之天下諸侯戴黃金珠玉五

穀文采布帛輸齊輸音式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財物

流而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吾欲殺商

賈之利而益農夫之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重粟之價若是

則田野大闢而農夫勸其事矣請以令使卿藏千鍾大夫藏

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鍾列大夫中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

以為國委於偽外可以益農夫矣桓公曰崢丘之戰崢丘地名未聞

一說即人多稱貸負息以給上之急寡人欲復業產業產者本業也

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曰唯繆數為

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

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八使者式壁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齎石壁

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

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

之戰吾聞假貸吾貧萌萌與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

折其券而削其書舊執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消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

物以賑貧國中太給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蠶

螫逢古蜂字螫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綈陵奚交綈之厚者謂之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人從

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

作綈矣桓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魯梁二國在太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

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

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

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人為綈十三月魯梁國中

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綈綺而踵相隨綈綺謂連續也綈息列反綺丘

高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鬻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

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無與魯梁通使

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綈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管子曰唯繆數為可耳

管子曰唯繆數為可耳

管子曰唯繆數為可耳

此何以洽洽通也言百姓為戎事失其本管子曰唯繆數為

可耳繆讀曰謬假此術以陳其事也今表稱貸之家表旌也皆堊白其門而高

其閭亦所以貴重之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令使者齋石璧

而與仍存問之謙言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使者

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寡人有崢丘

之戰吾聞假貸五資萌與同使有以給子之力稱貸之家皆

折其券而削其書舊軌之券皆折毀之所書之債皆削除之不用發其積藏出其財

物以賑貧國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蠶

螯逢蟻古蜂字螯音尺亦反言魯梁二國常為齊患也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管子對

曰魯梁之民俗為締陵奚交締之厚者謂之締公服締令左右服之入從

而服之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釋其農事而

作締矣桓公即為服於太山之陽魯梁二國在太山之南故為服於此近其境也欲魯

梁人速知之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締千

匹賜子金三百斤子十至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於人

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人為締十三月魯梁國中

之人道路揚塵十步不相見綫綺而踵相隨綫綺謂連續也綫息列及綺丘

喬反車轂鬻騎連伍而行鬻鬻也士角反言其車轂往來相齧而騎東西連而行皆趨利耳管

子曰魯梁可下矣公宜服帛率民去締閉關無與魯梁通使

後十月魯梁人饑餒相及相及猶相繼應聲之正無以給上應聲之正

謂急速之賦正音征魯梁之君即令其人去締修農穀不可以三月而

得魯梁之人糴十百穀斗齊糴十錢穀斗周月魯梁之民歸

齊者十之六管子曰夫人予音與則意奪則怒先王知其然故

見予之形見賢而不見奪之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民憂可洽於

上也洽通租藉者所以強求在工商曰租藉租稅者所慮而

請也在農曰租稅慮猶五霸之君去丘呂其所以強求廢其

所慮而請故天下樂雅教從也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

實蓋方春蠶家闕乏而賦與之約收其繒帛也是故人無廢

事而國無失利也人之所乏君即與之則凡五穀者萬物之

上也穀貴則萬物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為敵則不俱

下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秩積也

天故五穀之要可與萬物為敵其價常不俱平所以人君故

視兩事之委積可彼此相勝輕重於其間則國利不散也故

萬民無藉而國利歸於君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小曰室

音武是使人以六畜藉謂之止生畜許牧反是使以田畝藉

謂之禁耕是止其以正人藉謂之離情正數之人若丁壯以

正戶藉謂之養贏贏大賈蓄家也正數之戶已避其藉則至

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當徧行而不盡故天子藉於幣諸侯

藉於食中歲之穀碩十錢大男食四碩月有四十之藉大女

食三碩月有三十之藉吾子食二碩月有二十之藉歲凶穀

石二十則大男有八十之藉大女有六十之藉吾子有四十

之藉六十為大男五十為大女吾子為小男小女也案古之

通典卷三

明史

十者非必稅其人謂於操
事輕重之間約放其利也
是人君非發號令收糧而戶籍也

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委積之物也謹嚴也言人君不用下令稅斂於人但嚴守利途輕重在我則無不遂其稅也齊之北澤燒

火獵而行火曰燒式燹反光照堂下管子入賀曰田野闢農夫必有百

倍之利矣是歲租稅九月而具桓公問管子曰此何故也萬

乘千乘之國不能無薪而炊今北澤燒莫之續則是農夫得

居裝而賣其薪大曰薪小曰蕘一束十倍則春有以事耜夏有以

決芸同耘此租稅所以九月而具也桓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

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

廣狹壤之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

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瘠壤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素

皆知則必積委幣委蓄也各於縣州里積蓄錢帛所謂萬室之邑必有千鍾之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公錢即積秋國穀去參之

藏藏去減也百萬去呂反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委之幣秋國穀去參之

一也其穀價以藏於上者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

於縣邑當秋時下令收糴也則魏李悝行平糴之法上熟糴

三捨一中熟糴二捨一下熟中分之蓋出於此今言去三之一者約中

熟為準耳泰春國穀倍重數也泰夏賦穀以理土田泰秋田

穀之存子者若干今上斂穀以幣人曰無幣以穀則人之三

有歸於上矣言當春穀貴之時計其價以穀賦與人秋則斂其幣雖設此今本意收其穀人既無幣請輸穀

故歸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為國筴重之相因若春時穀於上

若秋時穀賤收穀也因時則彼諸侯之穀十吾國穀二十則

諸侯穀歸吾國矣諸侯穀二十五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

侯矣故善為天下者謹守重流重流謂嚴守穀價不使流散而天下不吾

洩矣洩散也吾穀不散出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

幣藏之故國穀倍重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而致諸侯之

一分也利不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

十國之災也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魏文侯相李悝曰糶

甚貴傷人此人謂世工商甚賤傷農人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

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人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

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碩除十一之

稅十五碩餘百三十五碩食人月一碩半五人終歲為粟九

十碩餘有四十五碩碩二十為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

春秋之祠用錢二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文終歲

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少四百五十不足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

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今糶

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糶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

其收自四餘四百碩平歲百畝收百五十碩今大熟四倍收六百碩計人終歲長四百碩官糶三百

碩此為糶三舍一也中熟自三餘三百碩自三四百五十碩也終歲長三百碩官糶二百碩此為糶

二而舍下熟自倍餘百碩自倍收三百碩終歲長百碩官糶其五十碩云下熟糶一謂之中分

百碩之小饑則收百碩平歲百畝之收收百五十碩今中饑小饑收百碩收三分之一也

七十碩收二分大饑三十碩收五之一也以此推故大熟則

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人適足價平則

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斂官以斂藏出糴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斂大

饑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人

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疆○漢宣帝時

歲數豐穰碩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請令邊

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

名曰常平倉人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元帝即位

罷之○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晉武帝欲平一江

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

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

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

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

歲而上不收貧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

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宜通糴

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未行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

儉則糴以利百姓○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饑彭

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

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勅使

糴貨為制平價此所謂常道行於百代權宜用於一時也又

緣淮歲豐邑地沃壤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折其估賦成就
 交市三吳饑人即以貸給使彊壯轉運以贍老弱並未施行
 人賴之矣○齊武帝末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
 倉市積為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
 紋絹布揚州出錢千九百一十萬揚州理建業今江寧郡也南徐州二百
 萬南徐州理京口今丹陽郡各於郡所市糴南荆河州二百萬南荆河州理壽春今
 郡市絲綿紋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江州理尋陽今郡市米胡麻
 荊州五百萬荊州理南陵今郡郢州三百萬郢州理江夏今郡皆市絹綿布
 米大小豆大麥胡麻湘州二百萬湘州理長沙今郡市米布蠟司州
 二百五十萬司州理汝南今義陽郡西荆河州二百五十萬西荆河州理歷陽今

郡南兗州二百五十萬南兗州理廣陵今郡雍州五百萬雍州理襄陽今郡市

絹綿布米使臺傳並於所在市易○後魏孝莊時秘書丞李

彪上表曰昔之哲王莫不克勤稼穡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

蓋由備之也漢家乃設常平魏氏以兵糧制屯田軍國取濟

光武一畝不實罪及牧守皆明君恤人若此今山東饑京師

儉臣以為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都度支歲用之餘

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儉則減私之十二糴之如此人必

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錢以取官粟年豐則常積歲凶則直

給明帝神龜正光之際自徐揚內附之後徐今彭城郡揚今壽春郡收內

兵資與人和糴積為邊備也○北齊河清中令諸州郡皆別

制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一年之糧逐當州穀價錢時斟量割當年義租充入

齊制歲每人出墾租二百義租五十墾租送臺

義租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糶貯○

後周文帝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

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京師置常平

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

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為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

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

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迨倉窖貯之即委社

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

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

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

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之絕又北境諸州其於餘處靈夏甘瓜

等一十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

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秦渭河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

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

上戶不過一碩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大唐武德

五年廢常平監八年勅諸州斗秤京大府校貞觀初尚書左

丞戴胄上言曰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誠今喪亂之後戶口凋殘每歲租米不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遇凶災將何賑恤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於文皇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今請自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准見田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穀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爲立義倉年穀不登百姓饑饉當所州縣隨便取給太宗曰旣爲百姓先作儲貯官爲舉掌以備凶年非朕所須橫生賦斂利人之事深是可嘉宜下有司議立條制戶部尚書韓仲良奏王

公以下墾田畝納二勝其粟麥粳稻之屬各依地土貯之州縣以備凶年制從之自是天下州縣始置義倉每有饑饉則開倉賑給高宗永徽二年九月頒新格義倉據地取稅實是勞煩宜令戶出粟上上戶五碩餘各有差六年京東西市置常平倉高宗武太后數十年間義倉不許雜用其後公私窘迫貸義倉支用自中宗神龍之後天下義倉費用向盡開元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勝以爲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碩上中以下遞減各有差諸出給雜種准粟者稻穀一斗五勝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稻三碩折納糙米一碩四斗天寶八

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六萬二千二百三十碩
和糴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碩

關內 五十萬九千三百四十七石 河東 十一萬二千九百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七百五十石 隴右 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諸色倉糧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碩

北倉 六百六十一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七萬一千二百七十七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三千四百石 太原倉 二萬八千一百四十四石

永豐倉 八萬三千七百二十石 龍門倉 二萬三千二百五十五石

正倉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碩

關內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百八十二萬一千五百四十六石

河東道 三千五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 河西道 七十萬二千六十五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劔南道 二十二萬三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二萬五千四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八萬八千二百五十二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八百二十五石 山南道 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二石

義倉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碩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七百三十萬九千六百一十石 河西道 三十八萬八千四百三十三石

隴右道 三十萬三千四百石 劔南道 百七十九萬七千二百二十八石

河南道 千五百四十二萬九千七百六十三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

淮南道 四百八十四萬八千七百七十二石 江南道 六百七十三萬九千七百七十七石

山南道 二百八十七萬千
六百六十八石

常平倉總四百六十萬二千二百二十碩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
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
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
三百八十六石 河西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
七百七十八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八
百五十石 劍南道 七萬七百
四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
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
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一
百九十石 江南道 關

論曰昔我國家之全盛也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千餘

萬 其數具食貨
賦稅篇下 經費之外常積羨餘遇百姓不足而每月有

蠲息自天寶之始邊境多功寵錫既崇給用殊廣出納之職

支計屢空於是言利之臣繼進而道行割剝為務每歲所入

增數百萬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門之役朔方布

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或全軍不返或連城而陷先之

以師旅因之以存饑兇逆承隙恃兵兩京無藩籬之固蓋是

人事豈唯天時緬惟高祖太宗開國勦業作程垂訓薄賦輕

徭澤及萬方黎人懷惠是以肅宗中興之積周月而能成之

是雖神算睿謀舉無遺策戎臣介夫能竭其力抑亦累聖積

仁之所致也夫德厚則感深感深則難搖人心所繫故速戡

大難少康平王是也若斂厚則情離情離則易動人心已去

故遂為獨夫殷辛胡亥是也今甲兵未息經費尚繁重則人

不堪輕則用不足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變乃澤流無竭夫欲人之安也在於薄斂斂之薄也在於節用若用之不節而斂之欲薄其可得乎先在省不急之費定經用之數使天下之人知上有憂恤之心取非獲已自然樂其輸矣古之取於人也唯食土毛之謂什一而稅役人之力謂一歲三日未有直斂人之財而得其無怨况取之不薄令之不均乎自燧人氏逮于三王皆通輕重之法以制國用以抑兼并致財足而食豐人安而政洽誠爲邦之所急理道之所先豈常才之士而能達也民者暝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審其衆寡量其優劣饒贍之道自有其術觀歷制作之者固非易遇

其人周之興也得太公秦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彊也得商鞅後周有蘇綽隋氏有高穎此六賢者上以成王業興霸圖次以富國強兵立事可法其漢代桑弘羊耿壽昌之輩皆起自賈豎雖本於求利猶事有成績自茲以降雖無代無人其餘經邦正俗興利除害懷濟世之畧韞致理之機者蓋不可多見矣農者有國之本也先使各安其業是以隨其受田稅其所植焉可徵求貨幣捨其所省而責其所無者哉天下農人皆當糶鬻豪商富室乘急賤收旋致罄竭更仍貴糶往復受幣無有已時欲其安業不可得矣故晁錯曰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如

此農民有錢粟有所洩謂官以治之也誠如是則天下之田
盡闢天下之倉盡盈然後行其軌數度其輕重化以王道扇
之和風率循禮義之方皆登仁壽之域斯不爲難矣在昔堯
湯之水旱作沴而人無損瘠以國有儲蓄若賦斂之數重黎
庶之力竭而公府之積無經歲之用不幸有一二千里水旱
蟲霜或一方興師動衆廢於藝植寧免賦闕而用乏人流而
國危者哉

通典卷第十二

